

《血湖宝卷》版本初探

胡琳

HU Lin

2022 年于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2022 级博士研究生，导师为朱展炎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道教。

没有介绍泽西 插入 ORCID



JEARC 2026,3(1): 15–36

Original Articles

Correspondence to

HU Lin

Sichuan University

2359885330@qq.com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7-7>



Journal of East Asian Religions and Cultures Vol. 3. Issue 2 (June 2026): 15–36

© 2026 by the Daesoon Academy of Sciences, Daejin University, South Korea

<https://doi.org/10.23239/JEARC.2026.2.2.15>

Day of submission: 2026.05.10.

Completion of review: 2026.05.30.

Final decision for acceptance: 2026.06.20.

P-ISSN: 3022-0335

E-ISSN: 3058-2105

Abstract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version of “the Precious Scroll(Baojuan) of Blood Lake”

In the areas of Jingjiang, Changshu and Wuxi in Jiangsu, the ritual of breaking blood lake is still relatively prevalent. Women can hold a blood lake meeting for themselves before they die. After they die, they can also ask Xuanjuan artists to telling “the Precious Scroll(baojuan) of Blood Lake”, and ask folk Taoist priests to do the ritual of breaking blood lake, so as to save themselves from the suffering of the blood lake hell in various ways. From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en texts of “the Precious Scroll(baojuan) of Blood Lake” that the author has collected, it can be seen that there are at least five versions of “the Precious Scroll(baojuan) of Blood Lake” in Jingjiang, Changshu and Wuxi, which are used on different ceremonial occasions and have different textual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the Precious Scroll(Baojuan) of Blood Lake”; “the Precious Scroll(Baojuan) of Mu Lian”; Blood Lake Belief; the Ritual of Breaking Blood Lake; Blood Lake Meeting in Jiangsu

在江苏靖江、常熟、无锡一带，血湖信仰至今还较为盛行。女性生前可以自己举办血湖会，死后可以请宣卷艺人宣讲《血湖宝卷》，请道士做破血湖仪式，以各种方式使自己死后免受血湖地狱之苦。从笔者现收集的十个当地《血湖宝卷》文本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靖江、常熟、无锡一带，至少存在着五种版本的《血湖宝卷》，它们用于不同的仪式场合，有着不同的文本特色。

關鍵詞: 《血湖宝卷》；《目连宝卷》；血湖信仰；破血湖仪式；江苏血湖会

一、《血湖宝卷》的几个文本

至南宋时,“血湖地狱”概念便开始载入佛教、道教文献之中,并很快地成为佛、道教超度仪式中的重要元素,此后逐渐成为中国南方女性丧仪中的普遍环节。直至今日,血湖信仰也一直活跃于民间,《血湖宝卷》依然是中国吴方言区内活跃着的民间口头传统,在各种仪式实践活动中被宣讲。目前学界对《血湖宝卷》的专门研究还比较少,也少有人对流传于吴方言区内的各种《血湖宝卷》抄本进行整理分析(Zhang Ping 2013, 187-192; Lu Ran 2019; Rostislav Berezkin 2022, 177-196; Guo Yue 2024)。本文依据笔者所能搜集到的《血湖宝卷》文本,对《血湖宝卷》版本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但由于样本数量较少,故某些结论还待考察。

(一) 整理出版的《血湖宝卷》

A 本,《血湖宝卷》,无封皮,无序跋,署名周素莲,抄写年份未知。其影印本被收入在濮文起主编的《民间宝卷》第14册中,于2005年由黄山书社出版。该本《血湖宝卷》篇幅较短,近两千七百余字。其中只借用了目连破狱救母的故事,并没有展开叙述故事情节,当属于较早时期的抄本(Pu Wenqi 2005, Vol. 14, 157-169)。

B 本,《血湖宝卷》,卷末又名《大藏正教血湖宝卷》,由付凤娟整理,收录于常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的《中国常熟宝卷》中册,于2015年由古吴轩出版社出版。该本《血湖宝卷》与周素莲抄本《血湖宝卷》一样,也只借用目连破狱救母部分,且卷内有“第二炷信香报答当今民国文武安邦恩”的文句,故当为民国抄本,是较早时期的抄本。该抄本现藏于常熟市博物馆(Changshu Press and Publication Bureau of Culture 2015, Vol. 2, 1109-1115)。

C 本,《血湖宝卷》,由佛头王国良整理,收录于尤红主编的《中国靖江宝卷》上册,已于 1900 年整理出版。全文共近一万七千字,是目前所见内容最为完整,情节最为丰富,篇幅最长的版本之一 (You Hong 2007 , Vol. 1 , 407-430)。

D 本,《血湖宝卷》,徐菊珍藏,陶元骏整理,收录于常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的《中国常熟宝卷》中册,于 2015 年由古吴轩出版社出版 (Changshu Press and Publication Bureau of Culture 2015 , Vol. 2 , 1116-1132)。该抄本卷内名《目连宝卷》,且主要故事情节、部分细节都与《目莲三世宝卷》1876 年刊本基本相同,可看做《目莲三世宝卷》的改编本。该抄本在卷末署“太岁癸酉年夏历四月李德生沐手抄录”,现由江苏省常熟市卫家塘村潘家塘的女性讲经人徐菊珍收藏。笔者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于徐菊珍家中拍摄到该抄本。

E 本,《混元弘阳血湖宝忏》,明刻本,收录于濮文起主编的《民间宝卷》第 6 册 (Pu Wenqi 2005 , Vol. 6 , 116-130)。该刻本是民间宗教弘阳教的经文,其中并未讲述目连救母故事,而是集中讲述了女人死后入血湖地狱的缘由,入血湖地狱后所受的苦难,以及脱离血湖地狱的方法。其中言,为免血湖之苦,可以“命请弘阳道众,启立血湖圣会,或一日二日三七日,并一夜,请行法事,讽诵弘阳诸品赦罪真经,礼拜血湖宝忏,申文发奏于佛祖圣前,赦释千愆” (Pu Wenqi 2005 , Vol. 6 , 124) ,或是“每逢甲子庚申,初一十五日,清旦良辰,每每早起,净手焚香,祝告阿罗混元老祖名号” (Pu Wenqi 2005 , Vol. 6 , 126)。可见,《混元弘阳血湖宝忏》主要是为了宣扬弘阳教教义,以血湖信仰吸引女性教徒。

F 本,《血湖灯科》,港口小山村虞关保抄本,录于梁一波《中国·河阳宝卷集》下册 (Liang Yibo 2007 , Vol. 2 , 1354-1356)。该本《血湖灯科》收录于《河阳宝卷集》的“道佛经义仪式本”中,且其中没有讲演故事,是纯粹的灯仪科本。从其记载,该血湖灯仪的流程为:称南无本尊地藏王菩萨摩訶萨三声,焚香奏请神灵,举天尊号,向来颂,宣九阳符,稽首拜东西南北与中央五门开道文佛,最后叱破血湖,众血湖罪魂得以超生。可以看出佛道二教在此灯仪中的融合。此外,从文中“今当□七烛灯,

荐□往生。阳上宣卷□□人，伏为所荐亡故□□灵魂”（Liang Yibo 2007, Vol. 2, 1354）的表述来看，此血湖灯仪的行法人并非僧道，而是宣卷先生。

G 本，《血湖经》，鹿苑奚浦村徐桂根抄本，录于梁一波《中国·河阳宝卷集》下册（Liang Yibo 2007, Vol. 2, 1361）。该本《血湖经》，同样是收录在《河阳宝卷集》的“道佛经义仪式本”中，其段首题《太乙天尊拔罪酆都救苦血湖妙经》，内容简短，主旨思想与道藏本《元始天尊济度血湖真经》相同，但又有部分细节与道藏本不同，如该抄本《血湖经》中言“血湖血井，血池血峡”而道藏本《血湖真经》言“血池、血盆、血山、血海”（Daoist canon 1988, Vol. 2, 38），故该抄本《血湖经》当是道藏本《血湖真经》在民间流传变异后的节选本。

（二）民间搜集的《血湖宝卷》

笔者于2023年7月1日-11日于江苏靖江，常熟，无锡等地调查《血湖宝卷》，从民间宣卷艺人手中收来几本《血湖宝卷》的抄本和复印本，现列举于下：

H 本，《血湖宝卷》，为常熟尚湖余庆堂余鼎君所藏的复印本，封面写有“辛卯年八月常熟尚湖余鼎君印 余庆堂藏”，卷末落款为“常熟尚湖余庆堂余鼎君印 林抄 九〇年四月授圣遵”。

I 本，《血湖宝卷》，为常熟尚湖余庆堂余鼎君所藏抄本。该抄本封面写有“均藏”二字，“均”指余鼎君的哥哥余宝均，抄本卷末落款为“岁次辛未年丙申月癸酉日抄”，故该抄本的抄写时间当是1991年8月31日。

J 本，《血湖宝卷》，为常熟尚湖余庆堂余鼎君所汇编的集合本，里面包括《血湖妙经》《血湖宝卷》《脱红裙》。封面写有“乙亥年农历七月常熟尚湖余庆堂”，卷末落款为“常熟尚湖余庆堂余鼎君编撰二〇〇五年”。

K 本，《超升宝卷》，为江苏无锡讲经先生张敏伟所藏抄本，封面署“壬申年□月 杨义廷录”，据文中一句“敬主席，治世恩”，故该抄本当是建

国后的壬申年，即 1992 年。该本《超升宝卷》所讲的内容就是目连救母故事，但与《目莲三世救母宝卷》不同的是，其中没有后两次的目连投胎为黄巢、贺因的部分。据张敏伟介绍，在无锡并没有单独的《血湖宝卷》，但在无锡妇女死后的“五七”法事上会诵此本《超升宝卷》，再由道士做破血胡的仪式。

L 本，《血湖宝卷》，为江苏常熟卫家塘村潘家塘徐菊珍所藏复印本，无署名，无落款，原抄本的抄写时间不明。

M 本，《血湖宝卷》上下两册，为江苏无锡羊尖镇殷姓讲经先生所藏复印本。该抄本封面题《血湖宝卷》，卷内则题《目连宝卷》，卷末落款为“太岁壬午年夏历八月中旬李德生抄录”。将其内容与 D 本李德生癸酉年抄本《血湖宝卷》比较，内容一致，当是李德生于壬午年重新抄录的一本《血湖宝卷》。

二、不同《血湖宝卷》文本中的“开卷”部分对比

（一）复杂且仪式化的“开卷”

A 本周素莲抄本《血湖宝卷》的开卷部分，包括“举香赞”“开卷偈”“提纲”三部分，重点在“举香赞”。“举香赞”即上香，唱香赞。A 本《血湖宝卷》中的举香赞是上三炷香，第一炷香用以报天地，第二炷香用以报国皇，第三炷香用以报爹娘。“开卷偈”，一般是四句七言韵文，通常以“血湖宝卷初展开”为首句，后几句大意是请菩萨降临，为坛场大众增福消灾，血湖地狱变莲台之类。A 本周素莲抄本《血湖宝卷》中便是：“血湖宝卷初展开，地藏菩萨降临来，善男信女斋来贺，血湖地狱变莲台。”提纲，一般讲唱血湖宝卷的由来、内容、功德。A 本周素莲抄本《血湖宝卷》的提纲部分只用了散说的形式，且比较简短，重点在劝女子及早向善念弥陀以脱离血湖（Pu Wenqi 2005，Vol. 14，157）。

B 本《大藏正教血湖宝卷·中国常熟宝卷》抄本的开卷部分，包括“法宝赞”“安坛”“举香赞”“开卷偈”“提纲”。“法宝赞”，在 B 本《大藏正教血湖宝

卷·中国常熟宝卷》抄本中主要是对宝卷的赞扬。“安坛”，即是奉请神灵入坛安座，如 B 本《大藏正教血湖宝卷》抄本中是散说的形式，“普请三界诸佛神圣、西天历代祖师、虚空一切过往神祇，共降坛场，普同供养”（Changshu Press and Publication Bureau of Culture 2015, Vol. 2, 1109）。

B 本《大藏正教血湖宝卷》抄本的“开卷偈”与 A 本的比较相似，是“血湖宝卷初展开，请佛菩萨降临来。在坛大众齐增福，当斋男女尽消灾”（Changshu Press and Publication Bureau of Culture 2015, Vol. 2, 1109）。

B 本《大藏正教血湖宝卷》抄本的“提纲”部分则是用了散说加五言和七言歌赞的形式，但同 A 本一样，重点也在叙述女子奉行血湖宝卷的功德。

C 本《血湖宝卷·中国靖江宝卷》的开卷部分只有“提纲”，是一段由散说和各种形式的歌赞构成的演唱段落，篇幅较长，在讲述宝卷由来时穿插了一段唐僖宗治政时国泰民安的唱词；在讲述宝卷内容时用了两段韵文歌赞描述地狱情形；在讲述宝卷功德时则插入了一段奉劝世人遵循十条准则的内容，如敬重天地三宝、参拜三光、持斋奉佛、报答皇恩、孝顺父母之类，劝善意味比较浓厚。在“提纲”之后，C 本《血湖宝卷·中国靖江宝卷》还插入了一段由散说、七言、五言歌赞构成的段落，主要是用来赞颂修行之好。

I 本辛未年常熟余鼎君抄本《血湖宝卷》的开卷部分，包括“开卷偈”“安坛”“提纲”，篇幅较长。开卷偈部分为四句七言韵文，“灵坛开宣血湖卷，超度亲娘座莲台。两廊大众齐声贺，地藏菩萨喜心欢”，与 A 本和 B 本类似。I 本“安坛”部分不同于 C 本的散说形式，而是用一段三三四结构的韵文，“血湖经，大众听，免却灾星。满堂神，请佛祖，同降来临。超血湖，离血盆，早登彼岸。度亲娘，出血湖，永脱沉沦”。I 本“提纲部分”，则比较复杂，先一段散说加一段七言韵文，讲述佛祖传经，“第一相传度人经，第二升天得道文。三传佛门大悲忏，四传相投血湖盆。五传心经念一卷，地狱爹娘早超升”；再一段散说加七言韵文，讲述血湖宝卷功德，劝人行善；最后再一段散说言血湖经卷为如来佛祖留下，加一段四句偈子赞颂诵经之妙。

J 本己亥年常熟余鼎君汇编本《血湖宝卷》的开卷部分，包括“开卷偈”“提纲”“举香赞”。J 本《血湖宝卷》的开卷偈与 A 本、B 本、I 本都类似。J 本“提纲”部分，则以散说形式讲血湖宝卷的由来，“俚本血湖宝卷，是地藏王菩萨召集十殿王官、十八狱主、判官鬼使、牛头马面、庞居目莲，慧眼看到，大地妇女生男育女，造下罪孽，便纂成血湖卷一部”，并奉劝世人，“血污衣衫勿要腊河里洗汰，冲犯三光”，最后再念天尊号，“大圣荡池血湖天尊 阿弥陀福”。J 本“举香赞”也与 A 本和 B 本不同，第一枝香敬地藏和十王，第二枝香敬神明，第三枝香言明血盆斋意。且不同于其它文本，该本有两段“举香赞”，第二段“举香赞”前，先用散说插入了一段金山祖师三徒弟的故事，讲这三徒弟到地藏殿上接受血湖宝卷，于各地劝化妇女。然后接一段韵文形式的“举香赞”，且这段“举香赞”有明显的仪式性特征。摘录如下：

“血湖池 最苦伤 鬼使巡察在两旁
手执钢叉狼牙棒 拷打罪魂不饶放
只为生
男并育女 污秽三光造孽障
孝子超度礼十王 为娘方能出苦伤
一枝清香炉内焚 今日亡魂转家门
阳上孝子来超度 △△亡魂出苦轮
二枝清香焚炉心 孝子贤媳泪淋淋
今日△△讲经台 拔罪消愆罪孽轻
三枝清香敬地藏 指引亡魂上西方
十殿阎君亲发放 佛法无边放毫光”

L 本常熟徐菊珍《血湖宝卷》复印本的开卷部分，包括“安坛”“提纲”“举香赞”。L 本《血湖宝卷》与 J 本《血湖宝卷》相似度很高，在血湖宝卷由来，以及香赞韵文部分，都高度重合。但也有一些不同，其一，L 本开头不是“开卷偈”，而是一段七言韵文形式的“安坛”，“清香一炷在佛台，幽冥教主坐莲台。目连居士分左右，十殿慈王各登台。血湖池内众亡魂，地藏慈悲度众生。超度亡魂登仙界，极乐国内去安身”；其二，L 本《血湖宝卷》中将第二段香赞文与“血湖池 最苦伤”几句分开，并插入了一段

目连寻母至血湖地狱的散说，且还将“手执钢叉狼牙棒 拷打罪魂不饶放”一句改成了散说；其三，L 本讲唱中不再有念诵“大圣荡池血湖天尊 阿弥陀佛”的部分。

（二）简单化的开卷

D 本李德生癸酉年抄本《血湖宝卷》的开卷部分则比较简单，只有一段七言歌赞：“炉内乍热放毫光，普照十方透上苍。上请诸佛来赴会，下敬幽冥地藏王。带领护法父员外，目莲圣僧救娘亲。刘氏青提临法会，宣扬宝卷留才思。”（Changshu Press and Publication Bureau of Culture 2015, Vol. 2, 1116）从意思来看像“安坛”的内容。

M 本李德生壬午年抄本《血湖宝卷》的开卷部分与 D 本《血湖宝卷》相似度较高，也是一段七言歌赞，且后四句与 D 本一样。但 M 本前面多了四句，“观音菩萨下上来，四处黄花遍地开。远远听见木鱼声，在堂 1 大众贺如来（南无连池海会佛菩萨 2）。天也开来地也开，血湖宝卷请当台。在堂大众弥陀念，解消八难免三灾”，从意思来看，前两句为“安坛”的内容，后两句为“开卷偈”的内容。

H 本余鼎君辛卯年复印本《血湖宝卷》开卷部分也比较简单，只有“开卷偈”：“血湖宝卷初展开，地主菩萨降临来。朗诵天号清静贺，斋主今日又消灾。堪叹人身不久长，光阴迅速偏时间。为人早把弥陀念，净土莲香藕花开。普劝妇女修行善，错过人身何处来。大限到来无藏躲，何不早早念如来。”

K 本无锡杨义廷抄本《超升宝卷》开卷部分更简单，只有四句韵文形式的“开卷偈”，“超升宝卷将展开，佛天神圣坐莲台。斋主虔诚来供养，九祖升仙到蓬莱”。

三、不同《血湖宝卷》文本的故事情节对比

在已有的这些《血湖宝卷》文本中，从故事情节上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较为完整地讲述了目连救母故事的，其故事情节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即人间因果、地狱救母、目连转世；第二类则是只选取了目连破狱救母部分的故事，文本重点在于描述血湖地狱和目连破狱上。第一类的文本有 C 本《血湖宝卷·中国靖江宝卷》，D 本常熟李德生癸酉年抄本《血湖宝卷》，K 本无锡杨义廷抄本《超升宝卷》，M 本李德生壬午年抄本《血湖宝卷》。第二类的文本有 A 本周素莲抄本《血湖宝卷》，B 本《大藏正教血湖宝卷》，H 本常熟余鼎君辛卯年复印本《血湖宝卷》，I 本常熟余鼎君辛未年抄本《血湖宝卷》，J 本常熟余鼎君汇编本《血湖宝卷》，L 本常熟徐菊珍复印本《血湖宝卷》。

下面就分人间因果、地狱救母、目连转世三大部分，对不同《血湖宝卷》文本进行故事情节的对比与分析。

（一）人间因果部分

1. 目连托生，傅相之死：

在第一类的《血湖宝卷》文本里，故事多是从目连的父亲傅相的故事开始写起。在 C 本《血湖宝卷·中国靖江宝卷》的开头里，写到灵山小元祖师下凡点化傅相，劝他修行，但傅相以俗事推脱，故后面小元祖师使仙法让傅相在房屋上梁时意外横死。

在 D 本李德生癸酉年抄本《血湖宝卷》的开头里，却写傅相自小修行念佛，某日遇到一个在园地挖萝卜的和尚，和尚吃了萝卜便死在园里，父相将和尚安葬后，夫妇二人夜里梦见这个和尚，后刘氏便怀孕在身，生了一儿取名萝卜。萝卜长大成人后，又来两和尚募化，父相便叫刘氏一同受戒皈依，待和尚归山后，傅相也与刘氏告别，三日之内便离世了。M 本李德生壬午年抄本《血湖宝卷》开头所讲的傅相故事与 D 本相同。

在 K 本杨义廷抄本《超升宝卷》的开头里，则写傅春生性吝啬，欺贫重富，但为求子嗣转而吃斋礼佛，玉皇上帝得知后命东岳案下查傅春前生善恶，知其前生也行善后，命太白星君把欢表罗汉送与傅春为子，并减傅春寿命一纪，后刘氏夜梦和尚入闺房，有感而孕，生下目连，取名罗卜，取以罗汉降生吉祥之兆。罗卜七岁时，傅春便病重而死。

从这几个关于傅相的故事情节文本中，可以看出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 D 本、K 本、M 本这类，重点在于写目连的奇异出生，突出目连是罗汉转世，并且解释了“萝卜”这一名字的由来。这一故事情节与光绪二年刻本《目连三世宝卷》中的一致，也与在靖江流行多年的《目连救母宝卷》中的故事情节一致。第二种则是 C 本《血湖宝卷·中国靖江宝卷》这类的，重点突出傅相因不修行礼佛而死，而对于目连的身世只一句金身罗汉转世便带过。此外，K 本《超升宝卷》中还有一点比较特别，赐予给傅相夫妇的是玉皇大帝，这或是受当地民间道教信仰的影响。

2. 目连出家，刘氏开荤：

傅相死后，《血湖宝卷》的故事情节就推动到目连出家修行，母亲刘氏在家破戒。在 C 本《血湖宝卷·中国靖江宝卷》中，傅相被安葬后，小元祖师便到傅相家门口，让目连三年后去九华山修行，三年内，目连把房屋改做庙宇，塑佛像，遣散仆人，三年后，目连便离家去往九华山修行。目连走后，刘氏弟弟刘贾上门诱劝刘氏开荤，刘氏破戒开荤，宰杀猪羊，打碎罗汉。目连师傅地藏能仁告诉目连，刘氏在家开斋破戒，造罪如山，并说只要目连回家，刘氏便要归阴。目连坚持回家，地藏能仁便赐他钻天帽一顶、腾云鞋一双、禅杖一根、摩诃钵一个、袈裟一件、明珠一颗。目连回家后询问母亲是否开斋破戒，刘氏撒谎说没有，说如若破戒便永堕狗胎。立时，刘氏便被目连的护法韦驮用降魔杖杵死。

在 D 本李德生癸酉年抄本《血湖宝卷》中，傅相死后，刘氏弟弟刘贾来到目连家，先是接管目连家钱财，又是劝刘氏把目连送往禅院，最后则是劝刘氏开荤。目连听说母亲开荤，回家劝刘氏却不听，无奈回到禅

院中。冥府阎罗天子便差牛头马面捉拿刘氏和刘贾。这一情节，M 本李德生壬午年抄本《血湖宝卷》与 D 本相同。在 K 本杨义廷抄本《超升宝卷》中的情节也与 D 本 M 本相差不多，但有一些不同之处，如目连出家是因劝母不要开荤失败而灰心自发前去禅院修行，刘氏最后也不是被牛头马面带走，而是因经常与刘怀仁争吵而病重归西的。此外，在 K 本里，也比 D 本和 M 本增加了许多细节，如增加了老人傅安这一角色，再如关于目连于禅院修行部分也增加了目连广行劝化之事的内容，且还加了一段劝善文。

总的来说，D 本、M 本和 K 本的故事情节基本保持一致，只是 K 本的细节更多，劝善意味更浓厚，但三个文本的重点都放在目连修行和劝母上，C 本则不同于此三本，C 本的重点放在刘氏开荤破戒上，用了大段的散说和韵文来铺排刘氏因开荤犯下的罪过。

（二）地狱救母

目连地狱救母是《血湖宝卷》的核心故事情节，在前文提到的第二类《血湖宝卷》文本，多是直接以目连地狱寻母至血湖地狱为头开启故事的。总的来说，第一类《血湖宝卷》文本因为更偏向于《目连宝卷》，故与第二类《血湖宝卷》文本在地狱救母这一部分也有很大的不同。第一类《血湖宝卷》文本的地狱救母情节模块，一般含有刘氏赴冥、阎王审判、西行求佛、目连游冥、破狱救母等情节单元。第二类《血湖宝卷》文本的地狱救母情节模块，则一般含有血湖缘由、女魂诉苦、灵山赐宝、破狱救母等情节单元。

1. 第一类《血湖宝卷》文本中的地狱救母情节模块：

D 本李德生癸酉年抄本《血湖宝卷》中，牛头马面将刘氏押往血河池，刘氏询问狱中女魂此生作何冤孽，一众女魂言生产后不净冲犯神灵，接一段哭五更的韵文。然后牛头马面将刘氏押往阎王殿前，路过层层地狱，

最后到达森罗宝殿。阎王爷审判刘氏，刘氏说是刘贾之错，阎王便也将刘贾捉来审问，最后将二人押入地狱受罚。目连安葬刘氏，诵经报答母亲养育之恩，接一段报十重恩的韵文。随后目连西行寻母亲，观音菩萨设计试探目连真心。目连投身天河，脱去梵胎。目连到达灵山雷音寺，参拜如来佛，得知母亲狱中受苦，如来赐他衣、钵、锡杖。目连游冥寻母，走过刀山、奈河桥、恶狗村、望乡台、孟婆亭、枉死城、血湖池、锯解地狱、鸡鸣山、油锅地狱、牵磨地狱。最后目连来到阿鼻地狱，用锡杖破开城门，放走一众孤魂，寻到母亲。M本李德生壬午年抄本《血湖宝卷》与D本一致。

K本杨义廷《超升宝卷》的大致情节与D本相同，但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其一，目连西行寻母的动机不一，在D本中是因为思念母亲养育之恩，在K本中则是因为刘氏托梦，说自己在铁围阿鼻地狱受苦，目连见母受苦，才西行前往灵山拜求佛祖施法救母，并增补了许多对目连西行路上艰辛的描述。其二，西行路上所遇不同，在D本中是遇到了观音菩萨的设计试探，而在K本中是碰见了多罗太白星，其让目连往东北方向去，寻一座小西弥山中的悟真禅院，求其中高人赐他法宝，助他到阴司地狱。其三，目连脱去凡体的方式不同，D本是目连跳入天河才脱去凡胎，K本则是吃了多罗太白星所赐的灵丹，便脱去凡体俗骨。其四，目连到达地狱的方式不同，D本中是得到了佛祖所赐衣、钵、锡杖的帮助，顷刻便到了幽冥地，而K本中佛祖赐下的是通行牒，目连通过阴阳交界地，由一身穿道袍、手执长旛的童子指引，到东岳大帝案前，对了牒文，才到冥府地狱寻母。其五，目连幽冥的内容不同，D本中没有游历十殿的演唱段落，但K本中详细描述了目连游历十殿的经过，所占篇幅较长。并且，目连游完十殿、血湖后，到了沃焦山酆都大帝殿，投了关文，大帝才吩咐引路童子带目连去铁围城。目连在铁围城中并未寻到母亲，又去九华山拜见地藏，地藏说其母在东岳大帝执掌的阿鼻地狱中。目连再下幽冥，又路过枉死城、破钱山、孟婆亭、奈何桥，仍到东岳大帝殿前。东岳大帝让他去阿鼻地狱十九层，目连破开地狱救得母亲，引路童子让刘氏去功德池内洗浴，清淨污秽，恢复原貌。其五，关于血湖池的描述段落排

放的位置不同，在 D 本中是放置在刘氏赴冥中，而 K 本是放置在目连游完十殿后。

就 K 本中与 D 本不同的地方，可以很明显看出 K 本融合了道教与佛教信仰。“多罗太白星”这一名字，“多罗”是佛教词汇，“太白星”则是道教的神仙，故从这一名字就能看出佛道信仰的融合。目连吃灵丹以脱却凡胎，也是道教丹道思想的体现。此外，目连下地狱使用的牒文、关文，引路的童子，见到的东岳大帝，最后的沐浴全形，皆是道教超度仪式中的元素。

C 本《血湖宝卷·中国靖江血湖宝卷》比较特殊，与 D 本、K 本、M 本皆不同。C 本中，刘氏死后，目连为母守了头七，便准备入地狱寻母。然后插入了一小段刘氏赴幽冥的唱段，接着便是目连游十殿的唱段。游完十殿，目连仍不见刘氏，便询问地藏王刘氏下落，地藏言刘氏在十九层地狱枉死城中，汝州城追阳县血湖池中。目连拜别师傅便来到枉死城外，用锡杖破开城门，见到血湖池。C 本此处用了一段韵文唱段，“目连足下就腾云，地狱里面寻母亲。身穿袈裟佛家宝，明珠锡杖手中存。明珠照见天堂路，锡杖振开地狱门。前面来到追阳县，一座血湖好惊人。昔日目连游地狱，称念地藏血湖经。斋主孝男孝女点香烛，端身正坐听经文”（You Hong 2007, Vol. 1, 417），紧接着便展开了血湖地狱相关的情节，又与第二类《血湖宝卷》文本比较类似，也是包含了血湖缘由、女魂诉苦、灵山寻佛、破狱救母等情节单元。但靖江通常是在妇女生前的血湖会上宣讲《血湖宝卷》，以预修自己死后的功德，使自己死后不入血湖地狱，因此在 C 本《血湖宝卷·中国靖江宝卷》中，就有明显的仪式性环节，如：

“斋主家孝男孝女到佛前喝了三口苏木水，也算报母养育恩。
喝了一口少一口，喝了一分浅一分。

苏木水喝得干干净净，罪孽没有半毫分。”（You Hong 2007, Vol. 1, 427）

这体现的是血湖会上由孝男孝女喝血湖水的仪式环节。

再如破狱仪式环节：

“破血湖偈言：

法界圣凡，冥阳斋檀，所奉如来，宣说破血湖偈言，唵啰谛，婆婆诃，右具真言狱偈，须下地狱，主者奉如来敕令，速开东门刀山，南门火坑，西门金刚，北门寒冰，中央奈河，血湖，普方XXX一位善人，出离地狱，都仗佛光，万罪消除，千灾殄灭，永保长生，全仗一日功勋，四时康泰，信受奉行。破赦！

三星惶惶，原始开光。

有罪无罪，赦出此方。”（You Hong 2007, Vol. 1, 427）

2. 第二类《血湖宝卷》中的地狱救母情节模块：

在第二类《血湖宝卷》中的六个文本里，A 本周素莲抄本《血湖宝卷》，B 本《大藏正教血湖宝卷》，H 本余鼎君复印本《血湖宝卷》，三个本子结构一致，相似度较高。这三个《血湖宝卷》文本都只是借用了目连救母的故事，而没有展开故事情节，且借用的部分可以分成四段：第一段，目连寻母至血湖池，以此来展开对血湖地狱惨状的描述，以及解释妇女死后入血湖地狱的缘由，其中会加入阎王审判血湖女魂的情节；第二段，目连询问血湖地狱为何无他母亲，为何皆是女子，以此再讲一遍妇女生前罪业；第三段，目连听闻狱主所言，痛哭流涕，思起母亲生育养育之恩，以此展开对妇女十月怀胎艰辛历程的描述；第四段，目连去往灵山求拜佛祖，佛祖赐下锡杖、明珠，目连用法宝破开铁围城，血湖罪魂纷纷超生。以此四段故事情节，串联起整个血湖宝卷，中间再增补细节，并且还有固定的韵文唱段，如《哭五更》《十月怀胎》《血湖忏悔文》《金字经》等。

在这三个《血湖宝卷》文本里，这些固定唱段所分布的位置也是相同的。都是第一段，《哭五更》—吃血水—《哭五更》；第三段，《十月怀胎》；第四段，《血湖忏悔文》；最后，《金字经》。唱段的内容也相差不多，只是一些措辞不太一样。此外，B 本《大藏正教血湖宝卷》中没有完整的《般若波罗金字经》，但最后散说里提到了，“目莲忏悔功德完

成，超生极乐国中。西竺迎接佛放光，地狱变天堂，血湖池内妇女尽超升。般若波罗金字经，普劝人世贤良女子报娘恩。烧香发善心，持斋戒，十八重地狱变莲台”（Changshu Press and Publication Bureau of Culture 2015, Vol. 2, 1114）。

I 本余鼎君辛未年抄本《血湖宝卷》，虽然也是借用了目连救母故事，也可以按上述三个文本分成四段，但并没有《哭五更》《十月怀胎》《血湖忏悔文》《金字经》这些内容比较固定的唱段。I 本的文本内容可以概括为：目连救母来到狱边，描写血湖地狱之惨状，及血湖女魂生前所造种种罪孽。后讲十殿阎王审问罪魂，劝在世妇女要敬天地、敬家堂灶界、敬父母公婆、烧香念佛，以及遵守产后禁忌，如不可河中乱洗衣、不可朝太阳晒脏物。又讲尧之长女、舜之妻娥皇生前作恶，死后入血湖受罪。又讲血湖池内女魂受罪，受拷打，喝血水。再讲到目连见娘亲不在此狱，询问血湖狱主此间亡魂在阳间作何罪孽，又将妇女生育不净，冲犯神灵之罪讲唱一遍。目连听后痛哭流涕，思娘养育之恩，奉劝世人早请僧道做功德超度双亲，然后自己把真言念一遍，超度血湖诸罪魂。目连见寻母不到，去到九华山叩求师傅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赐他锡杖和明珠，说刘氏在第十九层地狱，目连使用法宝破开铁围城十九层地狱门，血湖化作宝莲池，红白莲花开满铁围城。最后一段韵文收卷，念南无本尊地藏王菩萨佛号。可见，I 本不仅没有固定的唱段，且还有其他《血湖宝卷》文本中未有的尧舜之妻娥皇的内容，并且目连超度血湖罪魂的方式也不是锡杖破狱，而是念诵经文。

除 I 本外，J 本余鼎君汇编本《血湖宝卷》和 L 本常熟徐菊珍复印本《血湖宝卷》，也比较特殊，这两个文本的故事结构与 A、B、H 本不同。在 J 本和 L 本中，刘氏所在的地狱并不是其他文本里所讲的十九层地狱，而就是在血湖地狱中。在这两个本子里，都是首先简短讲了下刘氏生前开荤杀生之事，L 本中篇幅要稍微多一些，且还讲刘氏有生育不净之罪，这是 J 本中没有的。然后便写目连见娘受苦，恳求阎王设法营救。狱中女魂则想到生男育女，死后还到阴间。后面接着便讲十月怀胎之苦，该部分从一月讲到十月分娩、养大成人，每一月都是一段散说加一段韵文的

形式，篇幅占比最多。在 J 本中，于十月怀胎文后，插入一段脱红裙，在 L 本中无。然后讲女魂在血湖中受罪，接《哭五更》。最后一段韵文收卷，I 本中还要念“南无本尊地藏王菩萨 阿弥陀佛”，L 本中则是“为上伏救苦音地藏萨设经魂 愿普脱血湖苦亡魂上云端”。

J 本与 L 本相似度高，大概是因为这两个本子都是在常熟女性死后的“五七”法事中所运用到的《血湖宝卷》文本。如 J 本卷末有：“思量今生无报答，五七宣卷报娘恩。佛前宣讲血湖卷，救度娘亲出苦轮。”再如 L 本开头有：“五七宣卷佛门开，超度 XX 座莲坛。血湖宝卷佛前念，血湖池内罪孽尽消开。”卷末有：“娘养孩儿千般苦，今朝衷心报娘恩。思量今生无报答，五七宣卷报娘恩。”因此，余鼎君编汇本《血湖宝卷》与徐菊珍复印本《血湖宝卷》当同属于一个版本，且在常熟一带流传较广。

（三）目连转世

目连转世这一情节模块在第二类《血湖宝卷》文本中都没有，只有第一类《血湖宝卷》文中存在。这一部分主要是讲目连救母时因为破狱放走了大量罪魂，因此让目连投胎转世为黄巢和屠夫贺因，两世杀人宰牲无数，补回枉死城内逃走的百万鬼魂。在 C 本《血湖宝卷·靖江宝卷》中，这一部分比较简单，只用了一段散说和一段韵文的篇幅。在 D 本李德生癸酉年抄本《血湖宝卷》，对贺因这一世的描述比较多，且融入了观音试探的环节，即观音欲度贺因往灵山修行，于途中设计试探其修道决心。在 K 本杨义廷《超升宝卷》中，则没有讲目连转世为黄巢、贺因这两世的故事。

四、结语

从对以上十个《血湖宝卷》文本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在江苏靖江、常熟、无锡等地区，至少存在五种版本的《血湖宝卷》。其一，A 本周素莲抄本《血湖宝卷》、B 本《大藏正教血湖宝卷》、H 本余鼎君复印

本《血湖宝卷》文本相近程度比较高，当属于一个版本，特点是侧重讲佛前忏悔，以拔生前罪业。由于A本和B本都是民国时期的抄本，而H本是较近的复印本，且H本的开卷部分也比较简化，故也能从中看出这一版本从民国发展至当代的一个变化趋势。I本余鼎君辛未年抄本《血湖宝卷》，结构上与A本、B本、H本上相似，但内容上又不太相同，且比较着重描写在世女人所犯诸种罪孽，以劝在世女人行善礼佛，应是A本、B本、H本这一版本的变异本。其二，J本余鼎君汇编本《血湖宝卷》，L本徐菊珍复印本《血湖宝卷》的相似度较高，当属于一个版本，特点是仪式感强，特定用于的女性死后的“五七”法事中。其三，C本《血湖宝卷·中国靖江宝卷》，当属于靖江地区特有的一个版本，介于通俗性与仪式性之间，且专门用于生前预修功德的血湖会中。其四，D本李德生癸酉年抄本《血湖宝卷》和M本李德生壬午年抄本《血湖宝卷》属于同一个人不同年份的抄本，只有细微的差别，其应当是《目连三世救母宝卷》的改编本。其五，K本无锡杨义廷抄本《超升宝卷》虽然也完整讲演了目连救母的故事，但与D本、M本有许多差异之处，故当属于另一版本，其特点是与道教信仰有较多融合。当然，目前收集到的样本还比较少，故结论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Notes

¹ 原本是“家”字，本上被用铅笔该为“堂”字。

² 用铅笔在这一句旁写的一行小字，“南无连池海会佛菩萨”。

Reference

- Berezkin, Rostislav.2022 “The Precious Scroll of the Blood Pond in the Telling Scriptures Tradition in Changshu, Jiangsu, China.” Translated by Dang Congxin. *Heritage* 1: 177–196. [Chinese Language Text] [俄] 白若思著，党从心译，〈江苏常熟「讲经」传统中的《血湖宝卷》〉，《遗产》，2022年第1期，第177-196页。
- Changshu Press and Publication Bureau of Culture.2015 *The Chinese Baojuan of Changshu*, Vol. 2. Suzhou: Guwuxuan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Language Text] 常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中国常熟宝卷》第2卷，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5年。
- Daoist Canon.1988 *Daozang*, Vol. 2.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Tianjin: Tianjin Ancient Works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Language Text] 《道藏》第2册，北京：文物出版社 / 上海：上海书店 /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 Guo, Yue.2024 “A Study of ‘The Treasure Scroll of the Blood Lake.’” Master’s dissert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Chinese Language Text] 郭悦，〈《血湖宝卷》考论〉，杭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4年。
- Liang, Yibo.2007 *The Chinese Baojuan of Heyang*, Vol. 2.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Language Text] 张家港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中国·河阳宝卷集》第2卷，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
- Lu, Ran.2019 “A Study of the Blood Lake Precious Scroll from a Multi-Ethnic Perspective.” Master’s dissert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Chinese Language Text] 陆冉，〈多民族视域下的《血湖宝卷》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 Pu, Wenqi.2005 *Folk Baojuan*, Vols. 6 and 14. Hefei: 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Language Text] 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6、14卷,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

You, Hong.2007

The Chinese Baojuan of Jingjiang, Vol. 1. Nanjing: Phoenix Publishing and Media Group. [Chinese Language Text] 尤红,《中国靖江宝卷》第1卷,南京:凤凰传媒集团出版社,2007年。

Zhang, Ping.2013

“Ideas on Women in Secret Religion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 Exegesis on ‘The Blood Lake Baojuan.’” *Gansu Theory Research* 5: 187–192.
[Chinese Language Text] 张萍,〈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的妇女观——对《血湖宝卷》的释读〉,《甘肃理论学刊》,2013年第5期,第187-192页。